

□ 內因 (Nein)

以色列文物局 (IAA) 官方考古報告中文翻譯

□ 原始來源

期刊：Hadashot Arkheologiyot—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Israel (HA-ESI)

卷期：第 126 卷 (2014 年)

報告作者：Edna Dalali-Amos

日期：2014 年 9 月 3 日 (最終報告)

報告編號：HA-ESI 126 (2014)

發掘許可：發掘許可編號 A-6206

官方網址：https://hadashot-esi.org.il/report_detail_eng.aspx?id=9572

插圖：原文插圖 Fig.1–Fig.13 全部由以色列文物局提供

報告摘要

2011 年 6 月，在建造工程開鑿試掘壕時發現古代遺跡後，於內因 (Nein) 進行了一次試掘 (發掘許可編號 A-6206；地圖座標 233150–73/726302–25)。這次由以色列文物局主持的發掘由 E. Dalali-Amos 指導 (攝影)，參與人員包括 W. Atrash (科學指導)、Y. Ya'aqobi (行政)、T. Meltzer (測量與製圖)、Y. Gorin-Rosen (玻璃)、H. Tahan-Rosen (繪圖) 及 C. Amit (攝影棚攝影)。

在內因的東部 (圖 1、2) 發掘了兩個探方，位於村莊中央泉水東南方約 100 公尺處。共暴露了五個聚落層，年代分屬拜占庭 (第五層)、早期伊斯蘭 (第四層)、十字軍 (第三層)、馬木路克 (第二層) 及鄂圖曼 (第一層) 時期。

在我們發掘地點東南方鄰近地區先前進行的發掘中 (發掘許可編號 A-5466)，曾發現年代屬青銅時代晚期、早期伊斯蘭及鄂圖曼時期的聚落遺跡。在西北方較早的一次發掘中，則揭露了年代屬青銅時代晚期二期、早期伊斯蘭及馬木路克時期的建築遺跡 (Mokary 2009)。

第五層：拜占庭時期 (西元五至六世紀)

暴露了一個以白色馬賽克鋪成的池子 (L32；圖 3、4；馬賽克粒尺寸 2.5 × 3.0 公分)。該池開鑿在向北傾斜的石灰岩面上。僅保存了西側及南側的開鑿牆壁 (長度分別為 3 公尺及 1 公尺)。一道由大型 nari 石灰岩塊砌成的牆 (W21) 建在西側開鑿牆的上方。牆 21 界定了石造地面 (L22) 的東緣。發掘在探測池子馬賽克地面下方遺跡之前便已結束。根據以大型馬賽克粒鋪成的白色馬賽克地面，此池應可推定屬於拜占庭時期。

第四層：早期伊斯蘭時期 (西元七至八世紀)

一個開鑿在石灰岩中的坑 (L33；直徑 1.7 公尺，暴露深度約 1.5 公尺；圖 5) 被部分發掘出土；未達其坑底。其北側切斷了第五層池 32 與 W21 的西南角。坑內建有一座以 nari 方石砌成的拱 (W35)；該拱倚靠坑壁岩面並支撐坑頂。此坑顯然用作建於其上、後來完全毀壞的建築之地下儲藏室；僅殘存坍塌的石塊 (L26) 為該建築之遺跡。坑內發現年代屬早期伊斯蘭時期 (西元七至八世紀) 的陶器碎片，包括飾以棕色刷筆紋飾的杯 (圖 6:3)、煮鍋 (圖 6:4)、鍋蓋 (圖 6:5) 及具高口沿的罐 (圖 6:6–9)。坑內亦出土年代屬倭馬亞時期的玻璃器碎片

(Gorin-Rosen 文內下文)。在坑上方建築殘留的石塊坍塌物中，發現綠色與黃色澆釉碗的碎片（圖 6:1-2），其與凱撒利亞（Caesarea）第 223d 型碗相似（Arnon 2008:35, 115），年代屬西元七至八世紀。

第三層：十字軍時期（西元十二至十三世紀）

一個傾倒廢棄物的大型坑（L23、L24、L34；圖 2:剖面 1-1；7）切斷了池 32 的地面（第五層）並延伸至其下方；挖掘此廢棄坑時，池的西牆與坑 33 並未受到破壞。坑內廢棄物包括中、大型天然毛石，這些石塊可能從山丘頂部拋下並傾斜堆積於坑內，另有土壤堆積、陶器與玻璃器碎片及工業玻璃爐渣塊（Gorin-Rosen 文內下文），年代從鐵器時代、羅馬、拜占庭至早期伊斯蘭時期不等。

在 L23 中的一處試掘探方內，出土了陶器碎片，其中最晚的年代屬西元十二至十三世紀。這些包括自愛琴海進口的澆釉碗（圖 6:10-12）、一個澆釉碗（圖 6:13）、一個帶沿把及稜角形器的澆釉碗（圖 6:14）及煮鍋（圖 6:15）。在 L23 亦發現大量飾以紅褐色彩繪的手製陶器碎片，包括一個小碗（圖 6:16）、一個帶沿把的碗（圖 6:17）、一個雙耳調和缸（krater）（圖 6:18）、一個屬於壺的錐形頸（圖 6:19）及一個小壺（圖 6:20）。這些器物最早出現於十二世紀晚期，並於馬木路克時期普及（Avisar and Stern 2005:113, Fig. 47, Pl. XXXI:1, 2）。雖然在發掘區內未發現建築遺跡，但陶瓷遺物顯示傾倒於此坑內的廢棄物來自鄰近地區，而該處存在一個聚落。

第二層：馬木路克時期

在將地表整平後建造了一座建築。該建築遺跡包括三道平行的牆（W6、W20、W29；圖 8）。牆基深入較早的地層，其基槽在這些地層中清晰可見（見圖 7）。牆體由中、大型建築石材砌成，其間夾雜小型毛石。牆 20 僅暴露北面，建在石灰岩基岩上，保存高度達兩層砌體；其西端未保存。牆 6 的東部深入相當深，建在池 32 的馬賽克地面之上（第五層），其西部建在池的 W21 及坍塌石塊（L26；第四層）之上（見圖 8）；此牆保存了三層砌體高。牆 29 亦深入儲藏坑 33 的土壤填充物之中（第四層）。三道牆以相似方式建造；因此它們似乎屬於同一座建築。一道石造地面（L16；圖 9）緊靠牆 6 北面。地面中設置了一條溝渠（L17；寬 0.45 公尺），距牆約 1 公尺並與其平行。

在地層發掘中發現了馬木路克時期的陶器碎片。其中包括綠色、黃色及棕色單色釉碗（圖 10:1, 2）；飾以刻劃紋的棕、綠色釉碗（圖 10:3, 4）；飾以刻劃紋的綠色釉碗（圖 10:5）；飾以彩繪泥釉的棕色釉碗（圖 10:6）；一個朱紅彩繪罐（圖 10:14）；及罐（圖 10:15-17）。亦發現大量飾以紅褐色幾何紋樣的手製陶器碎片，包括平底碗（圖 10:7, 8）、環形底碗（圖 10:9, 10）、一個雙耳調和缸（圖 10:11）、一個小雙耳瓶（amphoriskos）（圖 10:12）及一個小雙耳瓶把手（圖 10:13）。

第一層：鄂圖曼時期

舊有馬木路克建築遺跡上新建了一座構築物。其遺跡包括一道中央有開口（寬約 1 公尺）的牆（W4；圖 11）；牆 4 以北一個房間的夯土地面（L3；圖 2:剖面 1-1）；及牆 4 以南一片露天、以石板鋪成的地面（L7）。夯土地面延伸至牆 6，顯示可能此期另建了一道新牆取代牆 6，或牆 6 本身在此期仍繼續使用。在石板鋪面上發現了兩件鄂圖曼時期（西元十八世紀）的菸斗碎片（圖 10:18）及一件產自土耳其的進口屈塔希亞（Kutahya）瓷杯（圖 10:19:Vroom 2005:168-169, Fig. 14.3）。

玻璃（Yael Gorin-Rosen 撰）

發掘中共出土三十六件玻璃器碎片，其中二十六件被辨識並定年於羅馬晚期、拜占庭、倭馬亞及阿拔斯時期（圖 12:1-4）。此外，發現了一件多彩玻璃手鐲（圖 12:5）及一顆釉陶珠（圖 12:6），兩者均屬馬木路克時期。這些

玻璃遺物之所以重要，主要在於它們含有工業玻璃爐渣的殘留（圖 13），顯示發掘地點緊鄰地區曾存在玻璃工業。

玻璃器中除了以各種技術裝飾的器皿外，還有眾所周知且普遍常見的素面器。早期伊斯蘭時期的玻璃組合已知出土於提比里亞（Tiberias）、伯善（Bet She'an）、哈馬特加德（Hammat Gader）、凱撒利亞及拉姆拉（Ramla）等城市的發掘中，但在加利利（Galilee）鄉村地區則不那麼廣為人知。本次發掘出土的玻璃器是來自下加利利鄉村聚落的早期伊斯蘭玻璃組合之一例。最近，伊克薩爾（Iksal）的發掘（Alexandre 2011）亦發表了一組玻璃器組合，該地同樣是位於加利利的鄉村聚落。

口沿 1（圖 12:1；L24）屬於一個帶有微外翻口沿、下方有開放式摺邊的罐。它由透明玻璃製成，表面覆有腐蝕層及黑、棕色風化層。具開放式摺邊的罐在羅馬晚期及拜占庭早期的組合中非常普遍。另一件屬同一時期的器皿是一個雙孔眼線瓶（double-kohl bottle），僅保存了未裝飾的底部（未繪圖；L23）。這兩件器皿出土自第三層的廢棄坑中。

器底 2（圖 12:2；L5）屬於一個小器皿，具有空心環形底，相對於其尺寸而言相當高。玻璃清潔、呈淺藍綠色調。器底的大小及其直徑對高度的比例顯示它與早期的環形底不同；因此應定年於拜占庭末期或倭馬亞時期。此器底碎片連同一塊窯爐廢渣（下文）一起，出土於鄂圖曼建築地面上方的地表層。

碎片 3（圖 12:3；L33）屬於球形或桶形器皿，其底部飾以捏塑紋飾。碎片上保存了一排五個捏痕，其上方在器皿斷裂處可見另一排捏痕的痕跡。玻璃相當清潔、呈藍綠色調且相當透明。此碎片似乎屬於一個口沿直立或微內翻且圓唇、器身圓柱形或桶形的杯／碗，或一個口沿內折壓平、短頸、球形器身的小瓶。這兩種具有捏塑紋飾的器皿皆是倭馬亞時期的典型特徵。以此方式裝飾的器皿曾出土於伯善的倭馬亞時期組合中（Hadad 2005:21, Pl. 4:80, 81）。器皿 3 出土自第四層的儲藏坑中，該層年代屬早期伊斯蘭時期（西元七至八世紀）。

碎片 4（圖 12:4；L13）屬於一個黃褐色玻璃製的碗。它飾以兩條刻蝕著繁複幾何圖案的帶紋。寬闊的下帶紋由含較小三角形的三角形圖案構成。窄的上帶紋中，空心三角形與飾以垂直刻線的三角形交替排列。此碎片屬於一個器壁直立的碗。以此技法裝飾的碗首見於倭馬亞時期，並於阿拔斯時期十分流行。在伯善的倭馬亞及阿拔斯時期組合中出土了大量此類碗（Hadad 2005:22–23, 37–38, Pls. 5:96, 97; 33:650, 652, 659）。

手鐲 5（圖 12:5；L9）是一件屬馬木路克時期的多彩手鐲。它由黃褐色透明玻璃製成，橫截面呈三角形。手鐲飾以由兩條橙色玻璃帶及兩條黃色條帶夾在綠色壟線之間所構成的斑塊。一條橙色壟線附著於手鐲外緣。

珠 6（圖 12:6；L11）由透明的藍色釉陶製成。在旋轉珠體時以工具在釉面裝飾出不均勻的稜溝。稜溝垂直凹陷的深度及其間距顯示此技法為徒手操作而非使用能生產均勻紋樣的模具。手鐲 5 與珠 6 出土於發掘區上層，位於牆 6 兩側，在拆除一道屬鄂圖曼時期的地面之後被發現。

工業玻璃爐渣。本次發掘出土最重要的玻璃遺物是工業玻璃爐渣的殘留（圖 13）。十九個收集袋中有四個含有工業玻璃爐渣。這些殘留明確無誤，顯示該聚落在拜占庭晚期或倭馬亞時期曾存在一座運行中的玻璃窯爐。

圖 13:1 的物件是一大塊（L23；最大長度 16 公分，高度 11.5 公分），橫截面呈方形，形似磚塊或牆體的一部分。這塊是含有藍綠色玻璃的白堊質材料結核。此物出土自第三層的廢棄坑中，該坑切入池 32 的地面。此遺址出土的玻璃器包括一件屬羅馬晚期及拜占庭早期的雙孔眼線瓶底部（上文）及一件屬倭馬亞時期的黃色玻璃模具製器身碎片（未繪圖）。

圖 13:2 的物件小得多（L5；最大長度 3.6 公分），但可容易辨識為來自玻璃熔融窯爐底部。結塊頂部的玻璃清潔、品質優良、呈淡藍色調，而結塊底部則是熔融過程中沉積的爐渣。此碎片連同定年於拜占庭晚期及倭馬亞時期的器底 2 一同被發現。

此外，一小塊藍綠色玻璃（L24；最大長度 1.5 公分）與定年於羅馬及拜占庭早期的口沿 1 一同被發現，另一小塊則連同一件垂飾（L19）出土。發掘出土的玻璃遺物可能顯示此處曾生產原始玻璃，因為大塊的爐渣比生產器皿的窯爐更典型地來自大型熔爐，大型熔爐的爐渣通常較大且留下另一種製造廢棄物。如果在該地確實存在一座生產原始玻璃的工業建築——例如在阿波羅尼亞（Apollonia）、貝特埃利亞澤爾（Bet Ele'azer）及貝特謝阿里姆

（Bet She'arim）所發現的那些——那麼這便是距海岸及海法灣地區最遠的此類工業遺址。因此，此地工業所用的砂料很可能取自鄰近地區而非從遠處運來。

結論

鋪有馬賽克的池子與工業玻璃爐渣塊雖然彼此無關，但可能顯示該地在拜占庭時期及早期伊斯蘭時期之始（西元五至六世紀）存在一個工業區。其後，在倭馬亞及阿拔斯時期（西元七至八世紀），該地有一座建築，其下方包含一個岩石開鑿的儲藏坑。此構築物大概存在時間短暫，隨後被拆除，僅存儲藏坑。該地區曾被廢棄，並於西元十二至十三世紀開鑿了一個廢棄坑。在馬木路克（西元十三至十五世紀）及鄂圖曼（西元十九世紀）時期，該地建造了建築。

參考文獻

Alexandre Y. 2011. Iksal. HA-ESI 123.

Arnon Y.D. 2008. Caesarea Maritima: The Late Periods (700–1291 CE) (BAR Int. S. 1771). Oxford.

Avissar M. and Stern E. 2005. Pottery of the Crusader, Ayyubid, and Mamluk Periods in Israel (IAA Report 26). Jerusalem.

Hadad S. 2005. Islamic Glass Vessels from the Hebrew University Excavations at Bet Shean (Qedem Reports 8). Jerusalem.

Mokary A. 2009. Nein. HA-ESI 121.

Vroom J. 2005. Byzantine to Modern Pottery in the Aegean, 7th to 20th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and Field Guide. Utrec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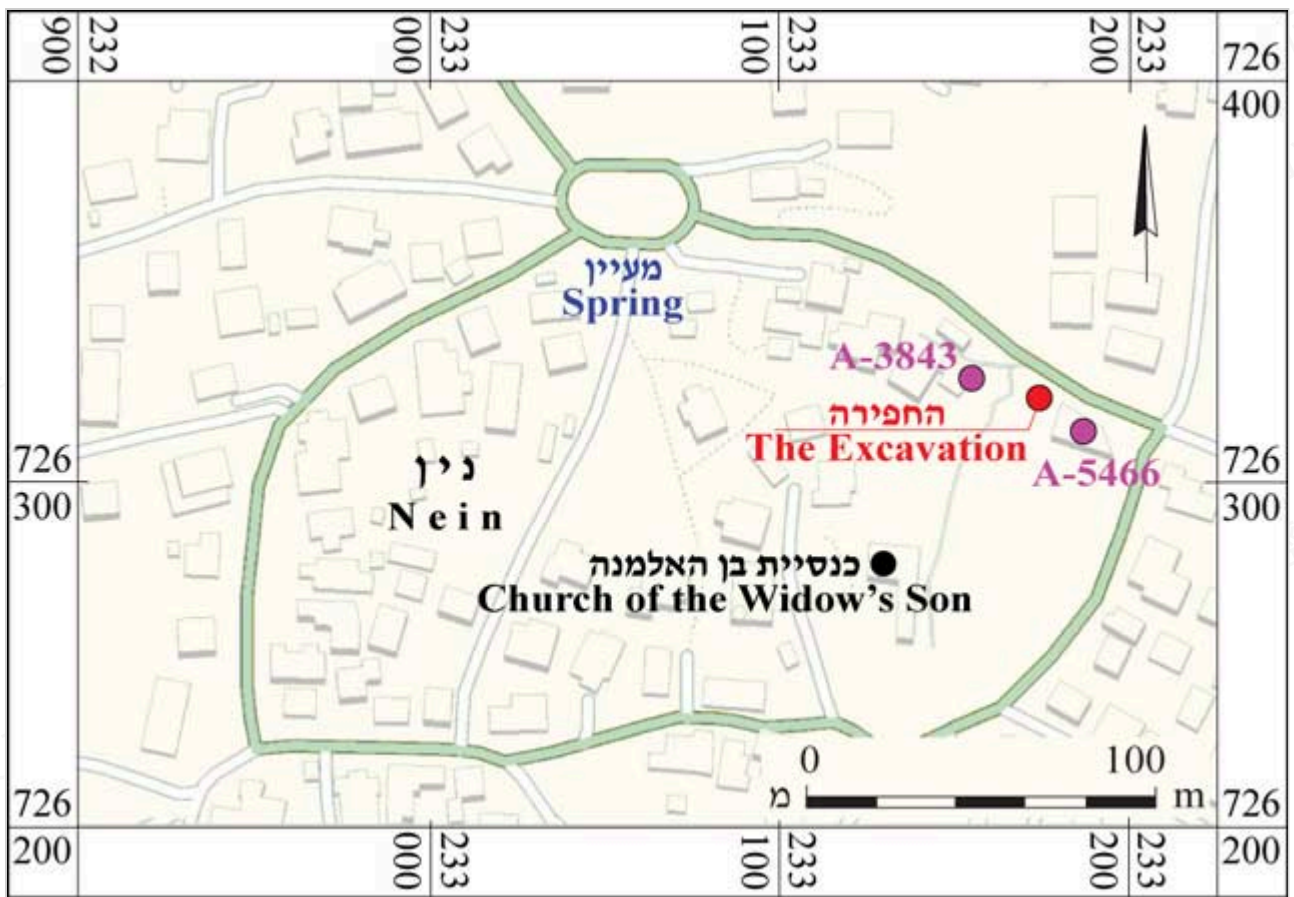


圖 1：位置圖。

IAA HA-ESI 126 (2014) Fig.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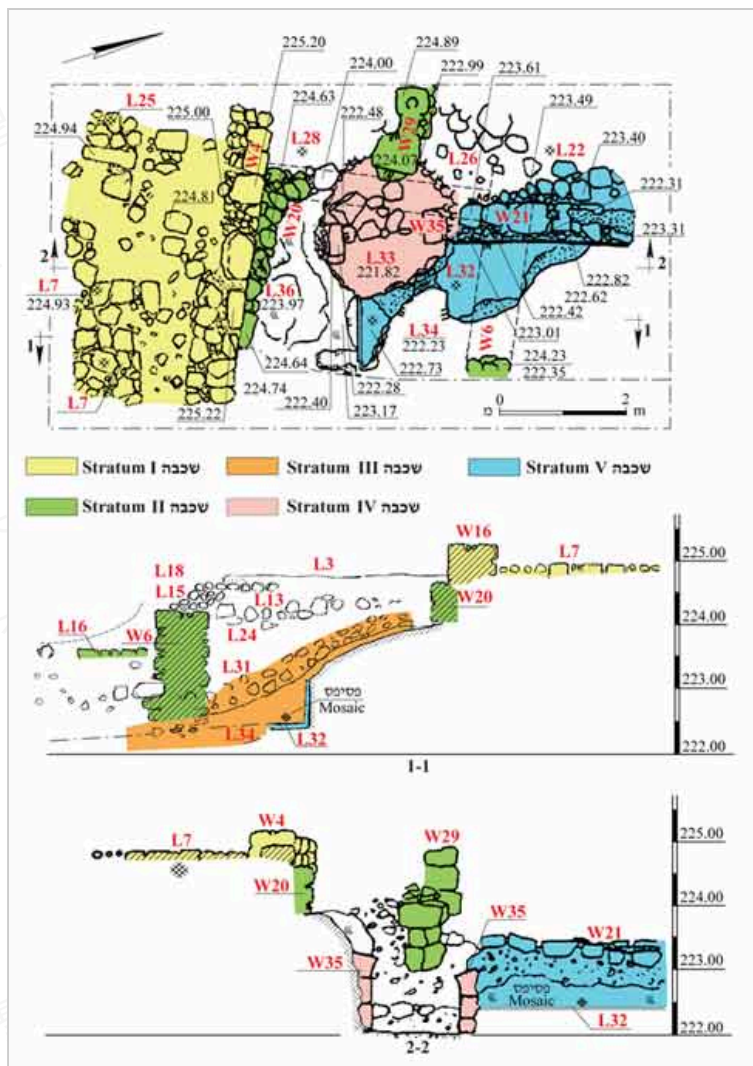


圖 2：平面圖與剖面圖。

IAA HA-ESI 126 (2014) Fig.2



圖 3：池 32，向南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3



圖 4：池 32，向北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4



圖 5：坑 33，向西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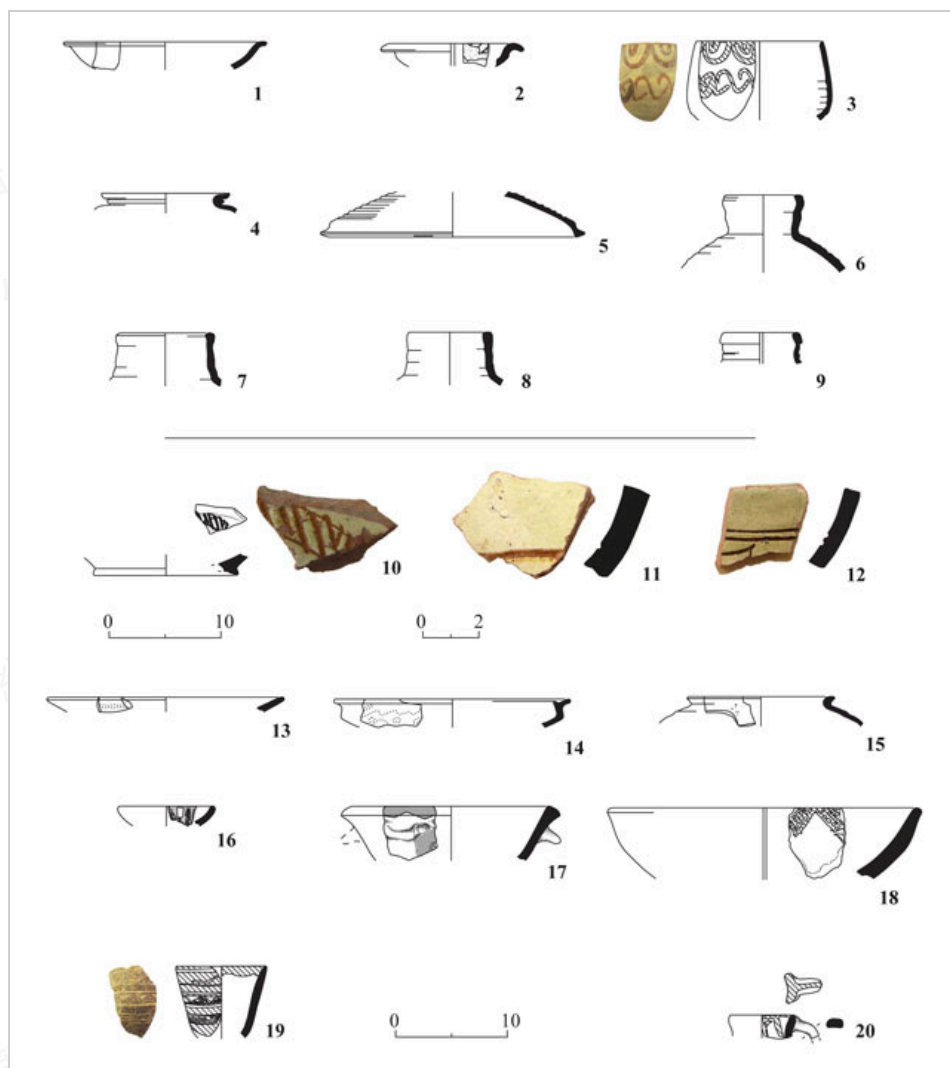


圖 6：第四層及第三層的陶器。

IAA HA-ESI 126 (2014) Fig.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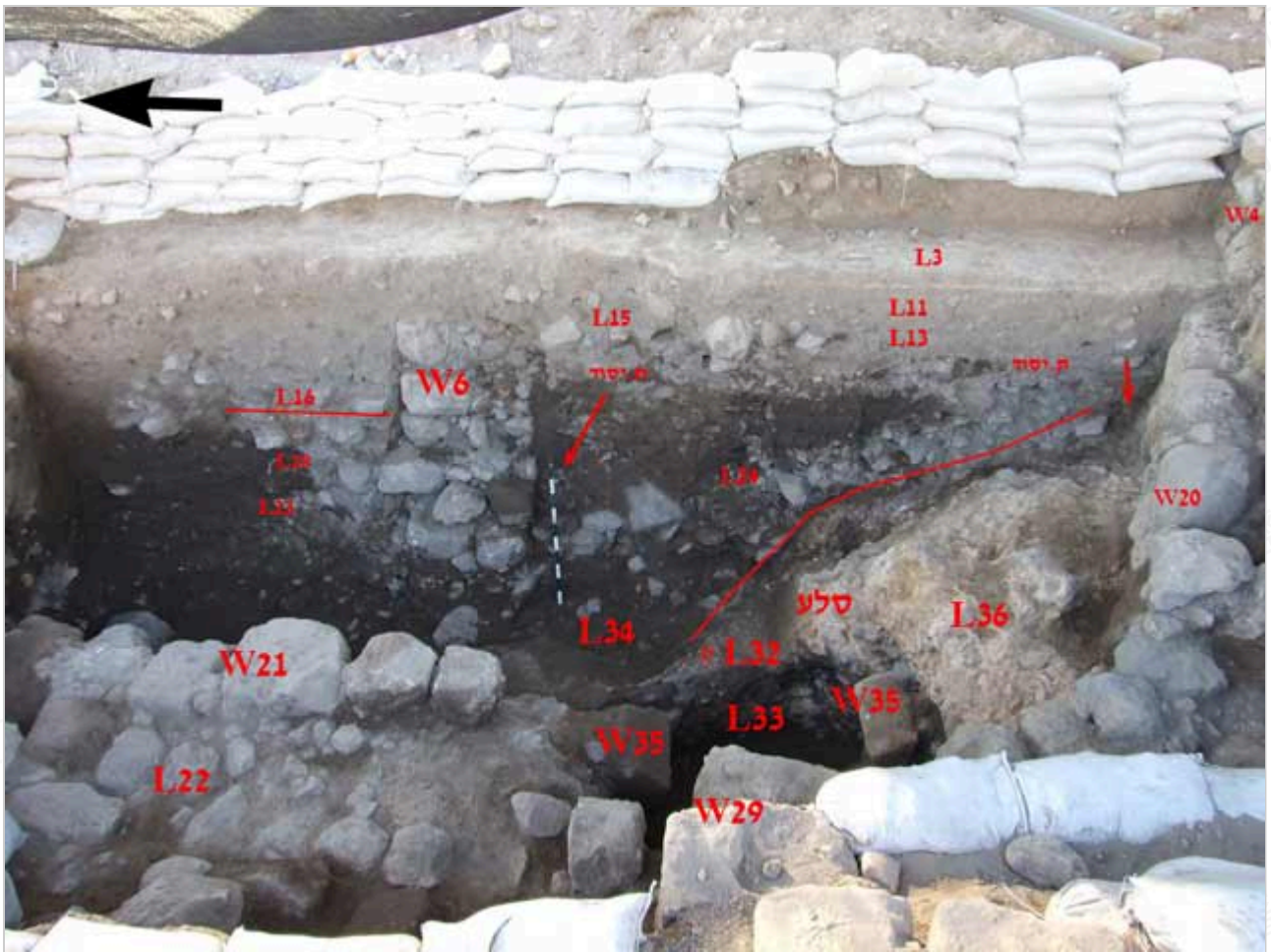


圖 7：第三層的廢棄坑，向東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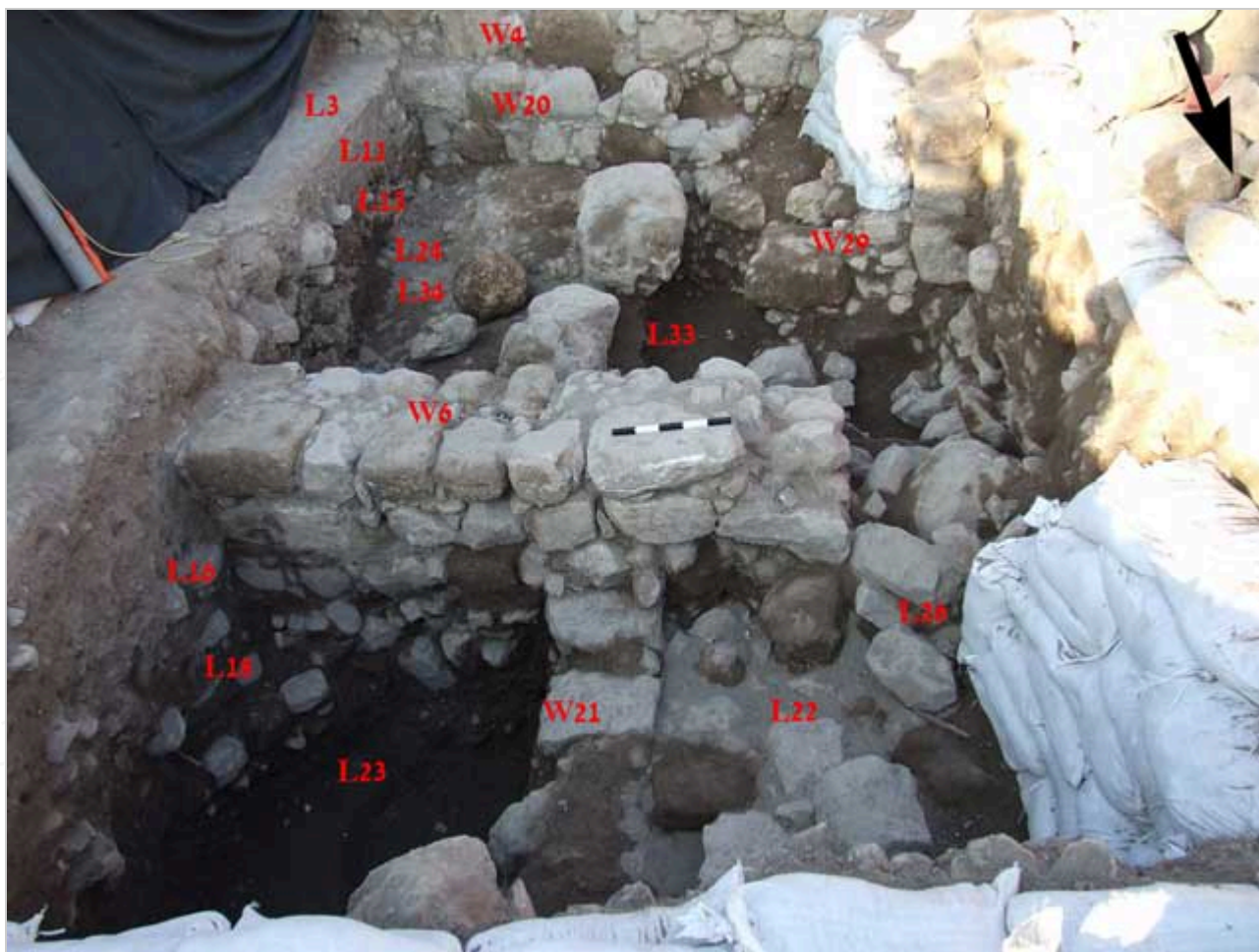


圖 8：第二層的建築遺跡，向南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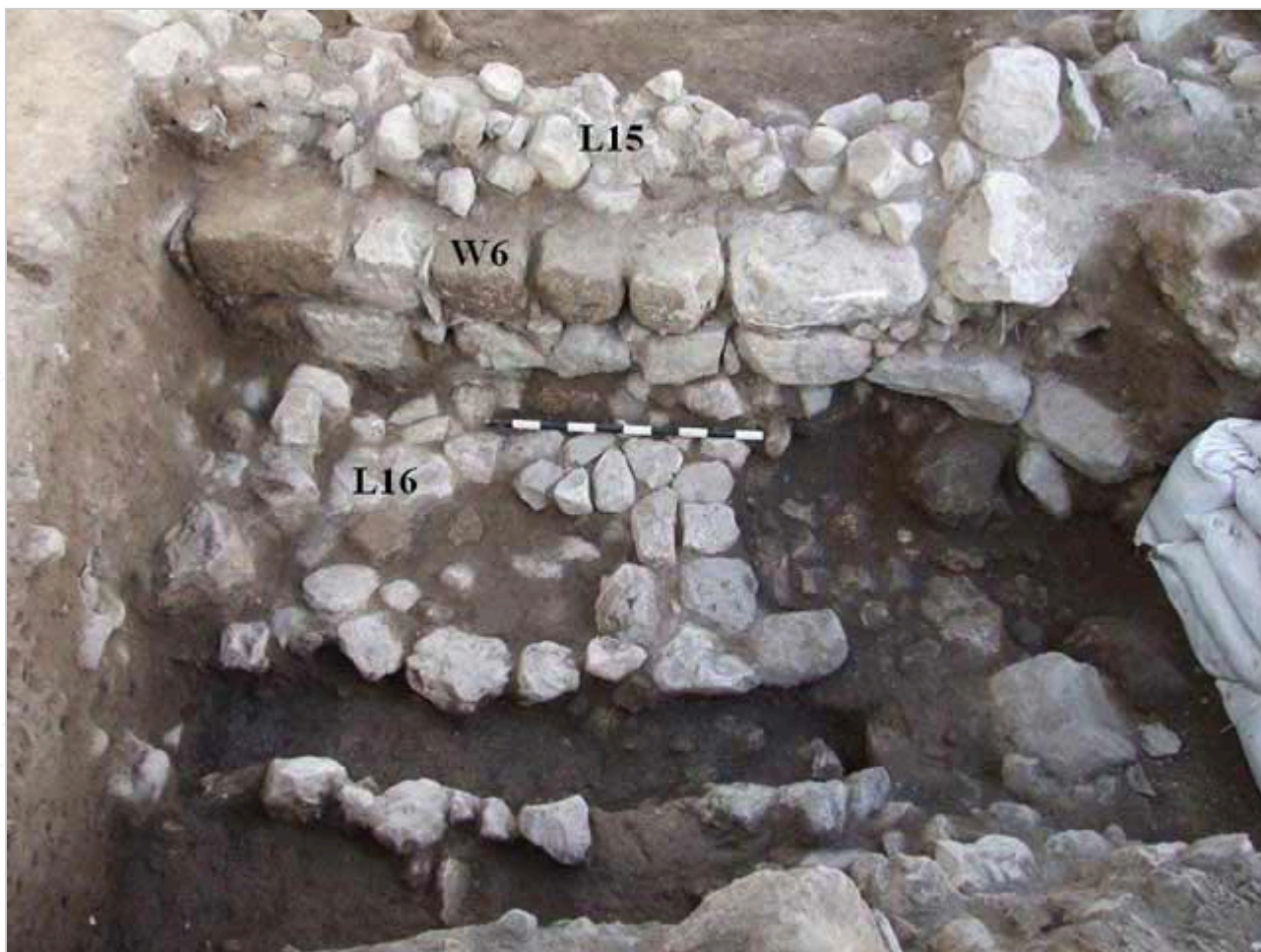


圖 9：牆 6 以北的地面 16，向南望。

IAA HA-ESI 126 (2014) Fig.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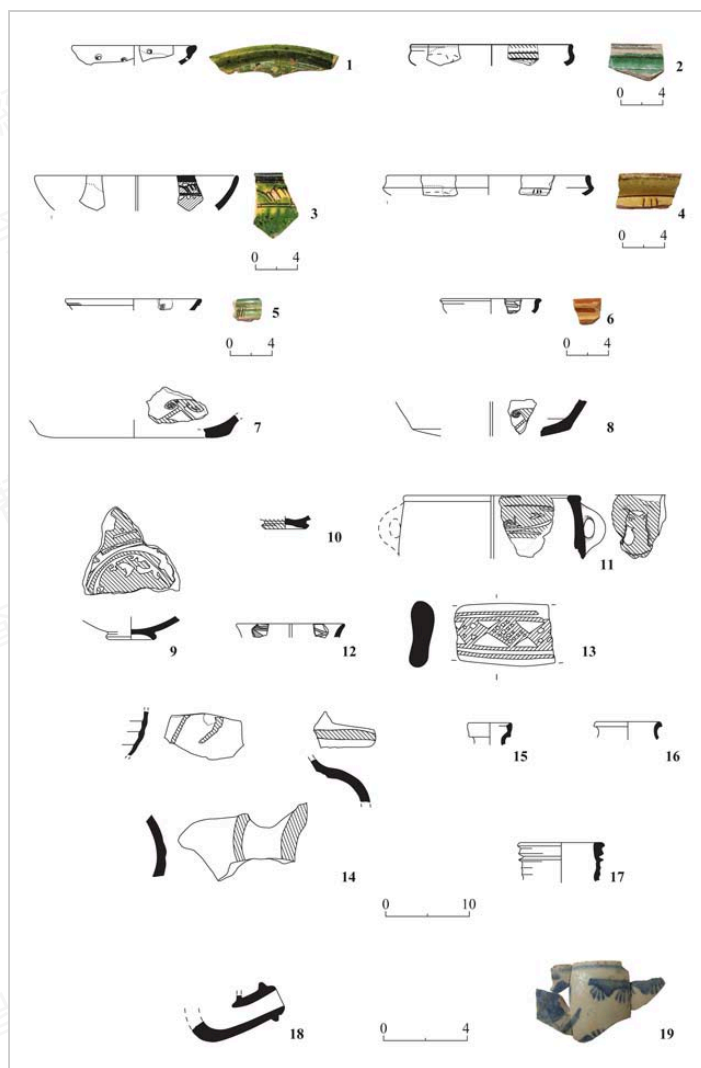


圖 10：第二層及第一層的陶器。

IAA HA-ESI 126 (2014) Fig.10



圖 11：鄂圖曼時期的建築遺跡。

IAA HA-ESI 126 (2014) Fig.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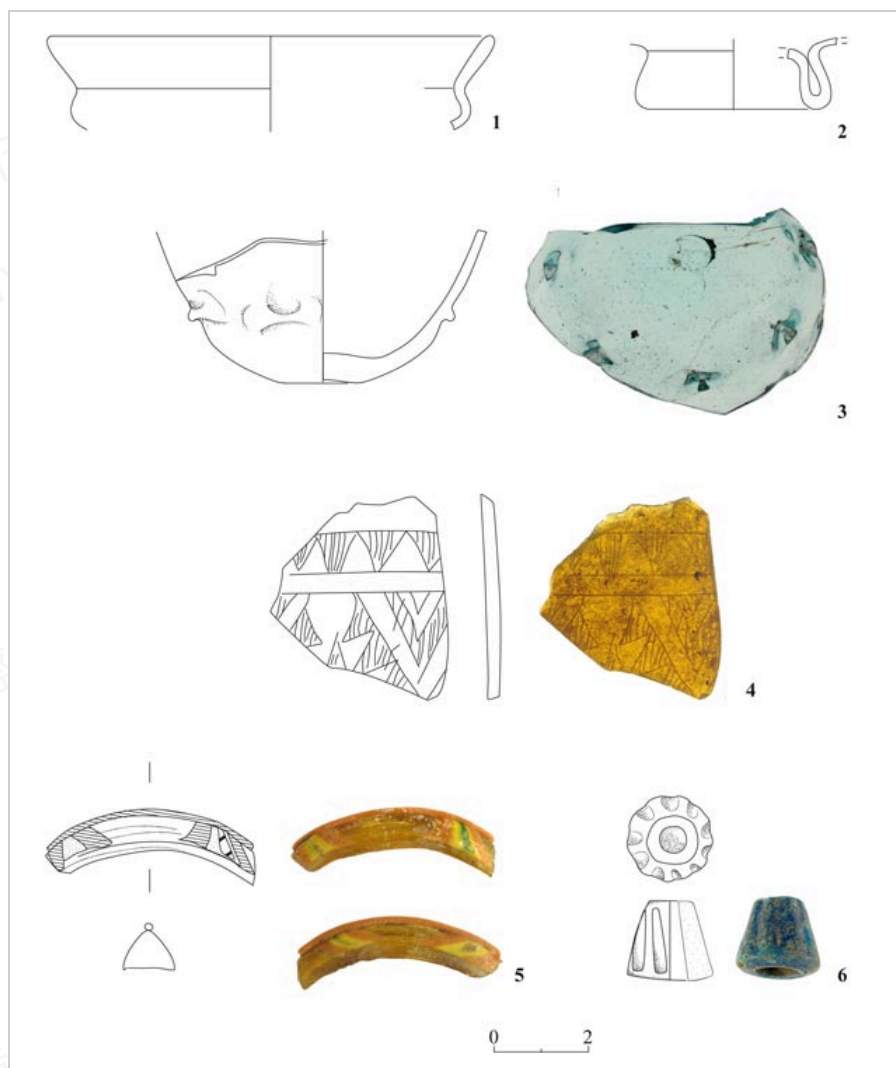


圖 12：玻璃。

IAA HA-ESI 126 (2014) Fig.12



圖 13：工業玻璃爐渣。

IAA HA-ESI 126 (2014) Fig.13

本中文翻譯僅供學術與教育用途，由「笑著行聖經調查小組—聖經研究部—BiblePI協編」製作。原始報告：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Hadashot Arkheologiyot (HA-ESI)。版權 ©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HA-ESI 期刊為開放取用 (Open Access)。商業用途須 IAA 書面許可；轉載須註明出處。聯絡：info@chantochi.com · <https://chantochi.com> · WhatsApp/Telegram +852 9108 5024

發掘許可編號：A-6206 (可對照 IAA 網站資料序號)

—本翻譯僅供學術與教育用途·笑著行聖經調查小組—聖經研究部-BiblePI協編—

聯絡：info@chantochi.com

<https://chantochi.com>

WhatsApp/Telegram+85291085024

